

以此来赢得社会的承认。

1992年，张子强因涉嫌启德机场劫案被警方抓获后，法院将其送进了香港赤柱监狱服刑。在监狱服刑期间，他不但没有接受惩戒，洗心革面重新做人，而且产生了对社会更强烈的不满情绪。这种情绪日积月累终于膨胀到极点，他发誓出狱后一定要报复社会，讨回损失。这可以从他亲自开车撞烂香港惩教署岗亭时那种极其亢奋的状态，看出这种复仇的恶念是多么的强烈。

1996年3月的一天凌晨2时许，张子强突然打电话给陈智浩：

“喂，阿七，我今晚睡不着觉，浑身不自在，不如我们去找台车搞搞惩教署‘刺激一下’怎样？”

“你真是‘变态佬’，半夜三更的去搞什么惩教署……”陈智浩满肚子不高兴。

“你快点把车开过来，我有个好的建议，保证又刺激又不会搞出人命来。”张子强不但一点睡意也没有，还越说越兴奋。

对于张子强的提议，陈智浩原本想，他只不过是当年被关在惩教署的一段经历耿耿于怀，总想要出一口恶气，便捎上韩法开着车去找张子强。

刚一见面，连陈智浩也吃了一惊，今天的张子强异常兴奋，他自己跳上一台偷来的泥头车（广东等地对建筑工地自卸运输车辆的俗称），开到惩教署的一个岗亭处，然后由韩法等人

佯装与值勤看守人员聊天，把他们骗出岗亭。

这时，只见张子强拼命把泥头车的油门踩得轰轰直响，然后开足马力，突然朝一个岗亭猛烈撞去，嘴里还“呀呀”直叫唤，就像一头受了伤、发了疯的狮子，颠狂地扑向猎物。

只听得“轰”地一声巨响，混凝土结构的岗亭，被撞得东倒西歪，完全散了架，岗亭的玻璃破碎，石块横飞，直看得看守人员目瞪口呆。就连站在一旁的陈智浩，也看得瞪大双眼惊呼：“我的天！‘变态佬’疯了！”

就在汽车撞击岗亭的一刹那，因为车速太快，撞击得太猛烈了，张子强的胸口被汽车的方向盘狠狠顶了一下，他几乎昏死过去，陈智浩和韩法赶紧上前把他拉下车。

稍微清醒一点的张子强，看看惩教署里面的人还没有什么反应，还是觉得不解气，让韩法去找来硬纸片，写上“礼待我们的同胞”字样，把纸片放在汽车头上，三人才乘陈智浩的车离开。

几天之后，张子强还是觉得心头之气未顺畅，又把这伙人叫来，如法炮制，又去偷一台泥头车，还是由张子强自己驾车，这回要撞击的地点，选在香港屯门小榄精神病院门前的岗亭处。

随着猛烈的撞击，岗亭稀里哗啦地散了架。在一旁聊天的工作人员还以为真是发生了交通意外，赶紧去打

电话报警。

张子强一伙看到别人忙乱的样子，与同党们哈哈大笑起来。末了，张子强还是不解恨，与两人一起将放置在停车场上的5台小汽车的挡风玻璃，用砖头统统砸烂，临走时还丢下一条标语向政府人员示威。

除了直接与政府对抗外，张子强被关押期间，在狱中态度嚣张，时常投诉管教人员。如管教对其态度较强硬，他就投诉有关管教没礼貌。他还极力帮助在狱中服刑的“牢友”，与管教对抗。后来他上诉成功出狱，更加有恃无恐，常常出钱为囚犯挑战监狱，说是为“牢友”出气。

张子强对在监狱中所过的日子、所受到的“待遇”怀恨在心，他扬言要报复，既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仍在狱中的“难兄难弟”。他的党羽甚至还曾多次写匿名恐吓信给当时香港特区的保安局局长黎庆宁，并威胁将以炸弹对付港府。（下期待续）[民](#)

